

# 2016台灣文學獎 評審觀察筆記

文——楊蕙如 公共服務組 攝影——高天恒

歷經近三個月的徵件，2016年度台灣文學獎徵獎收件數量達100件，計有長篇小說32件、散文29件、劇本創作23件，以及原住民新詩16件，角逐金典，經歷初審、複決審階段，經過18位評審委員的評閱與討論，共選出17件入圍作品。

2016年台灣文學獎徵獎項目維持慣例，分別以圖書與創作兩大類進行徵獎，圖書類除了長篇小說外，2016年輪到散文圖書；而創作類則除了劇本之外，輪到了原住民新詩創作。本獎項自2016年5月底開始徵件，隨著截止時間的逐漸逼近，詢問徵獎內容電話及收件數量皆大幅增加，截至8月1日止，共收到長篇小說32件、散文29件、劇本創作23件，以及原住民新詩16件，總計共100件。相較於去（2015）年總收件101件而言，件數十分相近。

收件截止當月15日，本館即啟動第一階段由館員所遴選代表進行初審作業；接續各類組評審委員的遴聘與聯繫作業進行，再歷經不間斷的電子郵件與電話聯繫，各類評審團隊成員陸續成軍，展開為期三個月的評閱審查進程。濃縮於緊迫時間裡的各環節銜接運行，不容許差疵的節奏推進著2016台灣文學獎實踐的腳步，面對未知的評審結果，我們屏息以待。

## 評審會議場邊記

2016台灣文學獎複、決審的評審團隊成員，除了邀請臺灣文學界作家與學者外，也考量文學多元發展屬性進行不同面向委員的邀請，他們分別是長篇小說類的平路、季季、高天生、彭瑞金、楊照；散文類的林文義、吳晟、宇文正、張瑞芬、顏崑陽；原住民新詩創作類的孫大川、卜袞、林志興；劇本創作類的林子竝、周慧玲、邱坤良、鍾明德、鴻鴻。

2016年9月26日首先登場的是創作類「原住民新詩金典獎」複決審會議，由評審委員公推孫大川為主席，在通過初審的16件作品中先進行第一輪討論後進行票選，共選出〈從分手的那一刻起～南十字星下的南島語〉、〈豐年祭Lalikit〉及〈智者之語〉三首作品入圍進入決審，並進行再一輪討論後票選出獲獎作品為〈從分手的那一刻起～南十字星下的南島語〉。三位評審針對獲獎作品的看法重點如下：

孫大川：〈從分手的那一刻起～南十字星下的南島語〉這首作品母語和華語混搭巧妙，兼具歷史感，所描述的領域相當遼闊，直到毛利族都有，亦具有詩感，語言也很活潑。

卜 袞：透過語言的符碼串起古老的南島記憶跟情感，作者試圖在這區塊有所創造，將空間的語言，其廣度和深度用幾行詩文來表述，蠻令人喜歡。

林志興：我認為這首作品的特點在於作者將南島文化的課題與知識運用詩文整合為一，以南島



原住民新詩複決審會議討論激烈。緊接第二輪討論，委員們爭執遊說往來。

語言巧妙入詩，引導出寬闊的眼界，同時文化廣度和歷史深度並陳，書寫功力很不簡單。而其中讓讀者看到南島文化壯闊的視野和作者所營造出來的企圖心，令人感動。

接續，10月6日所進行的第二場評審會為創作類「劇本金典獎」複、決審會議，由評審委員公推邱坤良為主席，經評審們共同協商後，決議首輪投票各圈選三部作品，由通過初審的23件作品中先行第一輪票選後進行1票以上作品評析，未獲票的作品不列入討論。並經討論後共同選出〈弄〉、〈深坑無法正常顯示〉、〈強迫意念〉、〈閉上雙眼是種罪〉四部作品入圍進入決審，在決審討論一開始，是否首獎「從缺」的課題潛藏迴繞於評審桌前，各評審膠著於如何遊說這將是年度金典劇本的內心量尺拿捏，輪流來回釐清劇本特質與意義討論，後經林于竝評審以「尋找魯蛇」的觀點解析，再度引發所有評審關注並產生劇本反映社會現實之熱烈討論，後續決議一致通過金典獎作品為〈閉上雙眼是種罪〉。以下為評審針對作品整體看法與重點節錄：

鍾明德：感覺今年的參賽作品不是非常紮實有力和有變化，但聽到林于竝委員的講評後，林委員從尋找魯蛇的觀點切入，從這個觀點來看〈閉上雙眼是種罪〉中的妹妹其實就是魯蛇，也許是作者本身，它呈現一個世界，世界裡有一些無奈、渴望、理想和小小的掙扎，包括被法院告等等，種種內容剛好反映出目前臺灣社會的真實，如果以這種觀點來看，此作品似乎有發揮魯蛇精神，其實還不會太難看。

鴻 鴻：但我反而認為，臺灣的劇作家大多選擇側面書寫題材，太缺乏正面迎戰的勇氣，真正的正視問題去書寫幾乎沒有。例如華人劇本獎的幾本劇本都是正面迎擊書寫，閱讀起來十分過癮，而這也是劇場可以真正成長的關鍵態度。本次的作品裡面很多都太迂迴、描述餘音裊裊，有點陰翳禮讚，我反而不欣賞這種做法。剛剛周慧玲委員有提到某些劇本在追求潮流，但我覺得創作本來就應站在潮流上，不同年代、不同屆的劇本獎就選出那個時代具代表性的作品，不是也很好。

鍾明德：正面迎戰這件事情其實我很感興趣，例如布雷希特的作品即是，但側面迎戰有時候會牽引出不同信仰的人關注。

鴻 鴻：我同意，但目前側面書寫的劇本作品太多。



台灣文學獎是劇本創作徵獎的重要角逐擂台。劇本所傳達出的價值觀念是評審所共同關注的。

林于竝：對我而言，〈閉上雙眼是種罪〉的問題，不是正面或迂迴的問題，而是形式的問題，的確，它的形式非常地寫實、很自然主義。它構築一個封閉的戲劇體系來指涉這個世界，所以我們無法以戲劇形式來對應這個更複雜的時代、更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就這一點而言，我覺得它在形式上是比較不足的。但是，我覺得它值得珍惜之處在於，這劇本可以真實地將這個「魯蛇」的時代「表象」出來的這一點十分吸引我，至於要不要以它作為首獎，我們可以再討論決定。

周慧玲：我其實想到的是，我們討論得非常細膩，作者並不一定會想那麼多，如果不給獎會給劇本創作環境帶來一個挫折，尤其目前劇場環境十分萎縮，很多年輕人需要發表的平台，我們也都很清楚劇本匱乏的問題。而且〈閉上雙眼是種罪〉這部劇本對我而言，沒有很不好到需要用「從缺」來表達。

初秋10月中旬，文學獎開始進入圖書類散文及長篇小說的複、決審階段，圖書類的所有委員必須面對短時間內大量閱讀文本的挑戰。為此，我們必須於第一時間彙整所有參獎作品送到各委員手中成為搶時間的首要條件。本次各評審以專業熟練的態度排除萬難緊抓時間閱讀、筆記，在複審會議召開前已有部分評審撰寫好文字摘要赴會，台灣文學獎評審會議的嚴謹氛圍隨之高漲，各評審為好文學捍衛的攻防似乎已自然產生。

圖書類散文複、決審會議由評審委員公推詩人吳晟為主席，在通過初審的27件作品中決議先進行首輪投票，每位評審各圈選三部作品，並針對獲得1票以上作品進行評析，未獲票的作品不列入討論。並於討論後決議《Mr. Adult大人先生》、《滄桑備忘錄》、《何不認真來悲傷》、《革命與詩》及《介入的旁觀者》五部作品入圍。決審會議於間隔近一個月後展開，所有評審再度南

#### 圖書類散文

##### 複審第一輪投票結果

三票作品《何不認真來悲傷》、  
《革命與詩》

二票作品《Mr. Adult大人先生》

一票作品《想見，看見，聽見：  
走出鏡頭之外》、《捨得，捨不得：  
帶著金剛經去旅行》、《微意思》、  
《介入的旁觀者》、  
《滄桑 備忘錄》、《小村物語》、  
《旅行與讀書》

下針對五部入圍作品討論，此時又有更為豐富與深刻的想法和觀點轉折，以下為評審針對獲獎作品的看法節錄：

### 郭強生《何不認真來悲傷》

宇文正：郭強生《何不認真來悲傷》這本散文集有張力極強的家庭劇場，作者擅於鋪陳場景，讀來歷歷在目。他不止寫親情、家庭，其實也探究了書寫可以到達什麼樣的地步，閱讀過程中帶給讀者很深刻的思索。郭強生勇敢地表達了外省第二代面對的處境；真誠地表達人到中年的哀樂困窘。他毫不畏縮，血淋淋的書寫，因此帶給讀者強度極大的感受，我強烈的推薦。

林文義：這一本是非常誠實的家族書寫，作品中除了閱讀到郭強生書寫內容外，也認識到郭強生的文筆沉穩，書寫不濫情，尤其其身為戲劇學教授，但可貴之處在於不濫情，冷眼熱心地尋求自我和解，我逐一看這本書，應為十年來家族書寫中可以定論是頂尖的作品。

顏崑陽：《何不認真來悲傷》打破家醜不可外揚的界線，很認真勇敢去面對自身的遭遇並加以披露，從文學之真而言，這本作品做到了；但文學作品除了事實經驗的披露之外，還能帶出什麼更深層的人生意義？例如：作者父親之師生關係的負面書寫，以及對他大哥種種負面的書寫，都沒有跳出自己直接的經驗，而從更深層的人性人心進行理性的反思。我認為至親之情間，真實的直接經驗，作者心中有怨，是人之常情；但理性思之，也得有些諒解與寬容。因此，我認為這本作品帶給人們的不是希望。而且內容記實成分佔大部分，想像的虛靈意象太少，而語言也多是平鋪直敘，看不到創造性的敘述形式，然則文學性在哪裡？大家可以討論一下「散文金典」必須具備哪些條件。

宇文正：文學書寫人性之惡，我覺得沒有問題，文學是寬廣的。況且，這整本書的表達，對於人性真的沒有表現希望或光亮嗎？我認為不是的，尤其寫到母親的地方，情感深摯溫暖。作者渴望敲開與父親溝通之門而不可得的痛苦，做為讀者，我認為可以理解，可以哀憫。



散文式微環境中，參與作品之豐富值得稱許。決審討論作品特長各異，匯聚共識更加艱難。

吳 晟：郭強生的文章真的是好看，所敘述的情節、家族際遇、時代故事，相對於我的生活是一種衝擊。閱讀時會有難以理解與不可思議的感受，對於家族很真誠地剖析到無法理解。離亂時代的延續在這個家族，形成一種流離。坦誠、揭露、沒有隱晦。不過，大部分的事實有可能掩蓋少部分事實，這被掩蓋的事實，有時候也是很重要的。我所了解家族史書寫一定有很大部分的情感糾葛，因為人在一輩子生活當中，少不了情感的悲憫。我也同意顏崑陽委員所說的，在文學所引導而出的人性省思的部分較為缺乏。這是我的看法。

張瑞芬：我認為藝術家是來揭示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用自己的鮮血來餵養文學作品，書寫只能十分痛苦的向下挖深，顯露問題。我看完《何不認真來悲傷》，並不認為此中父親為十惡不赦的人，事業成功，親子與家庭關係一敗塗地者所在多有。正是要看到黑暗面，才能理解光明是有可能的。

### 陳芳明《革命與詩》

顏崑陽：金典獎不應該僅以一本書來評定，除了這本書以外，還必須累積更多的創作成就，而足為當代具有代表性的散文家。從這個基準來看，陳芳明可以被肯定。好的散文作品不僅僅關懷個人的人生遭遇，更應該關懷廣大的時代，以及更高度地思考超越衣食住行所需，當前普遍的社會問題。此外，語言形式也能夠表現出具有美感的意象，就這點而言，這本書很值得推薦。雖然，這本作品所寫的題材與作者過去的其他作品有些重複，但並非抄襲自己過去的作品；而是有些題材雖然相近，卻採取不同角度的書寫，可以呈現不同的意義，不應該視為缺點。

林文義：若以散文而言，這本書是本次最為沉穩的作品，陳芳明是一位文史並進的作者，小說家東方白曾稱譽陳芳明在散文方面就像交響樂團裡的第一提琴手。綜觀作者文史交融書寫30多年來創作不斷，文字壯麗恢弘為大家所共認，這本書有作者回憶錄的性質。但也因為陳芳明風格獨具，文字具有高度辨認性，其成就值得肯定。唯一的意見就是「依循」，閱讀間有似曾相識、彷彿依稀之感。

張瑞芬：《革命與詩》這本書是集結專欄「晚秋書」而來，晚秋書分別在印刻與文訊中書寫，大篇幅細密回憶式的文字漫漶開來，猶如在書寫夢境，那個夢境彷彿一輩子不會醒來，重重疊疊迴旋不止。作者為何一直重複這樣的主題，我想是要再更為清楚、深入的描述，再寫細膩一點。《革命與詩》這書名老實說太類似過去作品（例如《詩與現實》），我認為用「晚秋書」來取代還更好。整本讀下來份量感十足，雖然有人認為主題與前作多有重複，但《革命與詩》所敘述事件是連貫的，結構完整，按照時間序列而下，文字美感一仍舊慣，顯見作者在書寫上的龜毛性格，很佩服他的執著。回憶來時路的書寫是條辛苦的道路，這本書有其完整性，也極具價值和意義。作者向來執著於文字的鍛鍊，已經成一種「芳明體」，資歷深厚，風格獨具，無論贏了誰，都是實至名歸。

宇文正：如同前面提到過的，散文的境界，往往也就是人生的境界。《革命與詩》，是作者對所來之路深情的回首。無論寫景，寫情，寫一路走來的顛簸、家國之思，濃稠的意象反覆堆疊，詩意迷人。



本次長篇小說參賽作品水準整齊與豐富，長篇小說評審們再行討論增加《水神》入圍，共有五部作品獲得入圍。

評審會議最後上場的是圖書類長篇小說複決審會議，由評審委員公推彭瑞金為主席，在通過初審的32件作品中先進行首輪投票，每位評審各圈選三部作品，並以三票以上作品獲得入圍。第一輪投票後，《傀儡花》以四票入圍，《黃昏的故鄉》、《敵人的櫻花》、《龍頭鳳尾》經評審意見交換後各獲得三票以上支持入圍，評審們考量本次參賽作品水準整齊與豐富，再行討論增加《水神》，長篇小說一共有五部作品獲得入圍。

決審會議於間隔一個月的時間後展開，以下為評審針對獲獎作品的觀點節錄：

楊 照：如果小說考慮的是想像力，在事實與想像中間彼此穿插互動，寫得最好的是陳耀昌的《傀儡花》。而因為在這三本以臺灣歷史為題材的小說裡，這本小說難度最高，因它寫的是史料使用最少，但又刻意把它寫得最複雜的一段歷史，單純以歷史想像方面來看，陳耀昌的成就是最高的。另外，如果與《水神》對照，《傀儡花》另外的優點是它有非常清楚的理念，它與《水神》史料所要表達的相較之下，第一、它比《水神》更堅持更清楚，第二、它真的落實在小說中完成的，即是福爾摩沙多族記憶，它展現出臺灣現代太過單一的臺灣歷史想像，尤其在族群歷史的觀念上，陳耀昌表達的是意念先行，有時候意念先行會破壞小說的進行，我非常佩服作者要表達臺灣歷史多族的景象時，他用小說完成了，而非停留在概念。而更困難的是，牽涉到多族就牽涉多族語言，如要說這本小說的缺點，小說裡語言的感受就沒那麼清楚，包括客家話與客家人之間的關係，那種語言的差異，雖可感受其書寫的多族，但還無法清楚感受到多族背後的多語。

季 季：很典型的歷史小說，但我認為它太偏重歷史，離文學尚有一點距離。陳耀昌是專研血液分析的醫生，這小說探究臺灣幾百年前的原住民族與海外族群交流溝通甚至混血的淵源。關於那段特殊的歷史，以及他強調的臺灣教科書忽略了1867年，他那兩篇後記

#### 圖書類長篇小說

##### 複審第一輪投票結果

四票作品《傀儡花》

二票作品《黃昏的故鄉》、《敵人的櫻花》、《龍頭鳳尾》

一票作品《水神》、《我在南方的家》、《永別書》、《摩天大樓》、《逆光的台北》、《天涯海角熱蘭遮》

寫得更為清楚，這和小說所陳述的漫長的演進，呈現了「互為蛇足」的弔詭。另外，我比較難接受的是小說的對白，幾乎都像同一個嘴巴說出來，看不出性別、個性、年齡、種族以及時代背景的不同。陳耀昌醫生對歷史很熱心，想挖掘臺灣更早的歷史，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小說有這種缺失，我必須實話實說，希望陳醫師不介意。

平路：我相信我喜歡的那位明星Vanessa Redgrav講的：「好的小說無法分類。」無論用歷史或推理作題材寫的小說，那只是題材而已，歷史小說只要是好小說，得小說獎是沒問題的。陳耀昌寫這部小說很有野心，對白方面的確有季季剛才講的瑕疵，然而處理那麼複雜的題材，雖然他不是寫小說出身，但他足夠用功與用心，且實地踏勘訪查時時刻刻在思考、在建構他要寫的小說內容。此外，他在做一件不容易的工作，用小說建立原先沒有的史觀，這是很有開創性的工作，在那麼多的文學作品裡，如果文學還有不同功能，在書寫時搭建另一種有開創性的史觀，是否也是想像力和創造力的高峰。

高天生：陳耀昌在小說上有點畫蛇添足，但突破和創意方面應該給他正面肯定，早期臺灣小說家包括鍾肇政和李喬等，他們的小說在史觀上，因為他們腦海裡有個警總存在，無法跳脫；而陳耀昌反而跳脫出原先以漢族主義作為中心的史觀，因他心中沒有設限一道牆，所以自然就突破了，這對將來臺灣文學的發展，可鼓勵小說書寫的創新。

彭瑞金：今天要審的五部作品裡有四部皆可稱為歷史小說，歷史小說有不同寫法，書寫大歷史或庶民生活都是歷史小說，陳耀昌把四本《熱蘭遮城日誌》皆讀完了，他的確認真做了史料的推衍，這可能也是造成他書寫該小說的負擔，書裡的大批史料包括註解，陳耀昌都有引用。歷史小說一定會有漏洞，這是無法避免的。楊照提到作者創作該小說是「意念先行」，我認為有兩部分是意念先行：後記因為說明要補足1867年歷史教科書的不足，坦白講，即使寫了後記，小說還是不足，原本知道該歷史的讀者還是知道，不清楚的人還是不清楚，這方面他落空了。但他有些用心，文本裡到底哪裡是文學虛構的部分？虛構的部分，作者強調，除了歷史部分之外，人物和不同族群都是虛構的，虛構當中還是有意念先行——有個目的在講臺灣族群融合的經過。但這部分我認為不成功，因為他的主觀意念太強，臺灣各個原住民族群之間、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甚至臺灣的漢人與原住民跟外國人的族群融合，不是如他所寫有一兩個偉大人物帶動——我們避免戰爭與死亡，戰爭造成傷害，所以我們來融合——這部分是陳耀昌自己造成非常強的主觀意念在推動。如果拿他的另一本小說《福爾摩沙三族記》來看，情節是虛構的但人物是真實的，他在《福爾摩沙三族記》反而沒有太強的主觀意念介入，小說味比較高。而《傀儡花》敘述口吻始終是陳耀昌在強調：我們都希望不要戰爭、我們都希望融合。

## 尾聲

2016台灣文學獎圖書與創作類評審決審紀錄完整版，已整理並公布於台灣文學獎官網 (<http://award.nmtl.gov.tw/>)，評審會議紀錄內容充滿文學評析觀點交論，感謝參與2016台灣文學獎的評審們肩負這艱鉅任務共同促成臺灣文學榮景。回顧評審會議點滴仍頗受啟發，再次體悟文學內在的迷人之處，也鼓舞著閱讀文學開啟想像奔放的時空轉換。沒有讀者的作品是孤單的，歡迎愛好文學的朋友加入文學金典閱讀的行列，與我們一同持續關注「臺灣文學」。

2017台灣文學獎將於2017年5月啟動徵件，也歡迎文壇創作好手共同參與，角逐金典。☒